菏泽脸谱
——“我与菏泽”征文

# 菏泽城，我的未了情

宋聚新

菏泽是离我家乡最近的一个地级市，只有唯一，没有之一，仅仅110余华里。人们出县买车、买房或办事，首选菏泽，人们意识里“心里近”。菏泽于我来说是亲切的。有人说，喜欢上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我曾在菏泽上了三年学，后又在菏泽工作数年，可以说菏泽的大小胡同，河流湖泊，甚或一草有木，都很熟悉，朋友们也称我是“老菏泽”“菏泽通”。不过时过境迁，近年来菏泽城市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这个“老菏泽”“菏泽通”也常常迷路，真的成了“菏泽迷”了。

菏泽这些年的变化的确是太大了。如果把昔日的她比作一个素朴无暇、不事装扮的村姑，那么现在的她就是一个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的大姑娘了。记得20世纪80年代我在菏泽上学时，菏泽城最繁华的就是东方红大街。唯一公园就是青年湖，供人们休闲的去处，也仅是一座高拱、横跨湖面南北的石桥、一个斑驳掉漆的亭子、半截伸向湖心的栈桥，脏兮兮的湖堤上一圈柳树，如此而已。后来才有了天香公园、环城公园、环堤公园、赵王河公园、七里河湿地公园、万福河湿地公园，成为一届届菏泽市委市政府的大手笔。大剧院、演武楼、市民文化广场妆点了菏泽新城。每到夜晚，华灯初上，整座城流光溢彩，各处广场舞乐响起，人们在一曲曲乐声中翩翩起舞。“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这是菏泽人的幸福。

再说路。我上学时菏泽就一条主干路中华路，就像北京的长安街，其他的都是窄路、夹斜路、“断头路”、扭七竖八的窄胡同等等，路面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其中不少连柏油路都称不上，还是渣石路、灰泥路，每到雨雪天就满是泥泞，骑个自行车都费劲。我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菏泽日报社学习时，报社大门前的太原路就是渣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交通发达，路网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城区有人民路、广州路、昆明路、长江路、黄河路等主干道和过街天桥、立交桥，高速公路网覆盖全市，接入全国高速路网，高铁、飞机场通航菏泽。菏泽已融入全球经济化，以自信的新姿态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记得以前从家乡去菏泽上学，搭车难、上车难、乘车贵、车次少，好不容易等到车挤上车，客车厢里人挤人，塞得满满当当。至于外地人，在菏泽就靠双腿走路或是乘坐人力脚蹬三轮推车或是摩的。20世纪90年代末，我还天天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啥都响的自行车满城跑业务，现在公交车、招手停、共享单车遍及全城，多了选择，出行更便捷。城区公交、城际公交发达，几分钟一趟，安全舒适。文明方便，树立了菏泽的良好形象。

菏泽有我许多的师长、同学、亲朋故旧，他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绕在我的梦境里。每次去菏泽，我总要与他们畅谈叙旧、把酒言欢。前几年，我妻弟夫妇大学毕业，倾慕菏泽的嬗变，看好菏泽的快速发展、宜居宜业，这才落户菏泽城工作和生活，还给乡下的父母在市里买了房，接来颐养天年。

“曹州牡丹甲天下”，雍容华贵的牡丹已成为菏泽一张驰名海内外的靓丽名片。每年谷雨时节，从曹州牡丹园、百花园、中国牡丹园、古今园、国花牡丹园等到乡间阡陌，数万亩牡丹花绽放，散发出阵阵清香，万紫千红、五彩缤纷，菏泽成为花的海洋。菏泽是名副其实的牡丹、书画、戏曲、武术之乡，新城区的洙赵新河更为菏泽增添了内涵和灵气。从高空俯瞰，菏泽城犹如一个振翼高飞的大鹏，在蓝天里搏击长空，自由自在地翱翔万里。

# 向善尚德 大美单城

冯秀兰

在人杰地灵的单州故地
解读你的善道德行
要从唐尧面朝北来侍奉的时候开始的
要从虞舜常常虔诚请教的那一刻起步的
你用自己的善念
把仰望你的生命千锤百炼
你用自己的德行
把探寻你的思想万炼千锤
于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千千万万的生命
与你紧密地融为一体

纵使外来的生命驻足你的身边
也会因为你的善德变得更加勤勉
访贤问能赢得鸣琴而治的宓子贱
解读一个德字入民心
巫马施的亲力亲为
日夜劳苦的身影成为
善行天下的最好注脚

一路千年 一路善良
在鲁西南这个美丽绽放的小城里
我们不仅聆听着善人善举
更让我们解读着一个个善人善事
为一个古称单父今为单县的
靓丽小城增光添彩
一如他的名字般昭示着为人善良的孟昭良
一辆人蹬三轮车历时四十天穿越鲁豫鄂湘
行程三千余里把高位截瘫苦命女送回家乡
收养孤儿寡母的黄建春延续着以德示人的高尚
十二岁的王媛媛小小年龄
照顾因病瘫痪的父亲已达六年
更有带着养父出嫁的蒋艳春默默无闻地书写着
百善孝为先的朴实情感

其实善行天下还有另外一种真谛
村庄里的义务天气预报员朱启舜
一撇一捺写出举手可得的善行

退伍军人牛作涛更是把善行融入自己的生命中
在珠江滚滚翻腾中勇于向轻生者伸出关爱之手
没钱给亲人看病恰恰捡到70万巨款的张继锁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订正着“单县不善”的偏见

阳光依旧升起 天空更加蔚蓝
十八大的美丽构想
以及县委政府弘扬的
“至诚至孝 乐善好施 见义勇为”思想
成为美丽单县的一张文化大牌
“帮人是我的乐趣，慈善是我的事业”
这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朱瑞方的自豪
这应该成为单县130万个朱瑞方的共同宣言

让我们每个人伸出自己的一双善行的手吧
这样 我们的家园就会互助成风
让人人献出一份诚孝的爱心吧
这样 我们的家园就会温馨万分
就会成为天下人美慕的家园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 春韭青青秋花香

胡玉发

老家的菜园里，种了两畦韭菜。每年春天，韭菜的嫩芽从土里钻出来，细细的，长长的，由浅黄色变成浅绿色、深绿色，叶子越来越大，绿油油的发黑，风一吹，小小波浪一起一伏，翻滚不停。

有了这两畦韭菜，就有了一年四季的家的味道。想吃时，去菜园里割下几把，即使是清炒，那清新独特的香味，不由得使人口舌生津，垂涎欲滴。

秋天，蓝天高远，云白悠然。农家屋前屋后的柿子红了，菜园里的韭菜花次第开了，如雪的朵儿，嫩绿的花蕾，淡黄的蕊丝，清素雅致，怡情脱俗，如绽放在碧波里的浪花。三五成群的蜜蜂飞过来，快乐地哼唱着无字歌，一朵又一朵地吻过。

傍晚，母亲从地里回来，拿上割麦子的镰刀，到菜园里，将韭菜花连同韭菜，一把一把地割下，坐在屋前的枣树下，剔去老的黄的，捡挑分类，留下一些炒食，其他的用来做小菜。半开未开的韭菜花，放上青辣椒、姜和食盐，一起腌制，装进坛子里，一周后就能吃了，那时的韭菜花，又鲜香，又有嚼劲。全部盛开的韭菜花用来做韭菜花酱，即加上青辣椒、生姜、食盐、味精等配料，再把炒熟了的芝麻用蒜臼子捣碎，装入坛子里，密封起来。

冬天雨雪天气时，地里的蔬菜不好采摘，韭菜花酱派上了用场。解封坛口，老远就闻到一股独特的香味，吃到嘴里有一丝辣，还有一丝甜，别有一番风味。

其实，新鲜的韭菜花也是餐桌上的一道时令美味。清炒、炒鸡蛋、炒虾仁、炒肉丝，还可以用来做包子、水饺的馅料，可谓清香可口，营养丰富。

据说，韭菜的名字与安徽还有一段历史渊源。一次战斗中，刘秀兵败，军队溃散，四处逃亡。刘秀经过安徽的一个小村庄时，饥饿难耐，就到一户人家要饭。这户人家家中贫穷，无饭无菜，就出去割了些野菜，让刘秀充饥。饥不择食的刘秀吃了，感觉特别可口，当得知是无名的野菜时，即取名“救菜”。后来听御医说，韭菜还具有保健功能和药效，从此，人们就更爱吃韭菜了，并按韭菜的形象更名为“韭菜”。

古人云：当一叶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韭菜花虽说是一味极平常的菜，但每每闻着韭菜花独特的香味时，心里总会感觉特别温暖——那是故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曹风

鸣夏

李陶 摄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 两床羽绒被

陈奇

羽绒被，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种高档消费，一般人都舍不得买或买不起。可令人出乎意料、甚至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的事情却发生了：作为在苦难中出生，在苦难中成长，一向以“超级”会过、俭朴出名的我，竟然能倾其积蓄，接连购买了两床羽绒被。

1984年早春二月，组织上一纸调令，把我正式调到报社，专职从事新闻工作，实现了我的新闻梦、记者梦。激情燃烧、豪情满怀的我，天天采访写稿通宵达旦，近乎疯狂。初进报社，就成为业务骨干。

一个星期天，我和妻子逛至第二百货大楼，营业员热情推介的一种刚刚推向市场的羽绒被紧紧吸引了妻子。这由鹅、鸭羽绒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羽绒被子，轻、柔、软、暖，与传统的祖祖辈辈盖的又板又硬又沉又不暖和的老棉套被子相比，简直有天渊之别。妻子翻过来正过去地看着羽绒被，不停地用手抚摸且又贴在脸部胸部，感受其无比舒适之幸福。可一问价格高达450元，最优惠价也得400元。我和妻子一听都懵了，我们两口子的月工资加到一块也就一百多块钱，买床羽绒被要花掉一半的积蓄。我舍不得买，便劝说妻子等以后钱多了再买，可她抱着被子爱不释手，坚持要买。此时，几位售货员和一些顾客也凑过来劝我买下。没办法，我极不情愿地对妻子说：“你真想买，那就买吧。”

当天晚上，妻子就将床上的老棉被叠好放在了一边。我平生第一次盖上这种被子，轻得像没盖任何东西似的，却柔软暖和得让人舒服极了，我和妻子都沉浸在幸福之中。可正是这被子的高度舒适，使我突然想到距我住的酒厂家属院仅一道街的老娘，她仍然盖着不知有多少年的旧棉被。顿时，我不安起来：“这怎么行，应该让娘先盖上好被子才对呀！”

妻子见我躺在被窝里不时地来回翻身，不解地问我：“你是咋回事？不舒服吗？这么好的被子不好好睡觉，还唉声叹气的，有什么心事？”我只好实言相告。停了一会儿，我对她说：“你看这样行吗？咱娘年纪大了，存款折上的钱还够买一床的，我明天取完再买一床给娘送去。家里没钱了，咱以后再攒！”妻子没有说话，只是悄悄地擦着眼泪。

第二天吃完早饭，我就先去银行取了钱，再去第二百货大楼匆匆买了羽绒被给母亲送去了。操劳一生的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被子，她抱在怀里又惊又喜又疼钱。急切问我：“小，恁好的被子啊，花了多少钱？肯定很贵，你盖吧，我不盖！”我一听娘说不盖，急了，说：“娘，我买了两床呢，咱一家一床，你盖就行了，甭问多少钱啦！”我又担心娘舍不得盖，立马就把她多年的又沉又板又硬又不暖和的老被子从床上取下，并放在高高的大柜子顶上，给她铺上崭新的羽绒被，这才像完成一桩神圣使命似的，放心地、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

如今，一晃几十年过去了。2012年春节前夕，一生命途多舛、多病缠身、85岁的母亲，虽经多方救治，还是安详地闭上了眼睛，永远地离开了一群紧紧围绕其病床边的儿孙。后事办理完毕，我在整理她老人家的遗物时，发现这床羽绒被还在。虽几经更换被罩，可仍然完好无损。我不由得泪流满面，将其紧紧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小小说
xiaoxiaoshuo

# 人头儿

刘厚珉

黄河故道上的村落，乡亲们把好德行、可信赖、公道办事的人叫人头儿。

我村的二奎叔就是人头儿，与其他村的人头儿不一样，二奎叔是老党员。

二奎叔当兵三年，退伍回村成了人头儿，负责看管村里粮仓。这天，大队长三栓子来拿黄豆，对二奎叔说，明儿公社吴副主任来检查秋种，在俺家吃饭，吴副主任爱吃小葱拌豆腐，俺给他磨！

二奎叔瞪了三栓子一眼，哼了一声，他还爱吃龙肉呢，你给他弄去！三栓子一愣神儿，你这不是抬杠么！吴副主任对咱村不薄，光化肥就比张庄多批了好几袋子，吃咱一顿豆腐算得了啥！

二奎叔似乎觉得三栓子的话在理儿，但又坚定地认为集体的粮食也不能随便拿呀！遂犹豫了一下，从自个儿兜里掏出5毛钱，塞给三栓子，“跟集体没牵扯，这豆腐就算俺买的！”

入党后的当年，二奎叔当上了村里大队长，也是有了更多权力的人头儿。那年，村里推荐一名大学生，二奎叔的侄子辉儿和外姓的山儿都够格。山儿娘对二奎叔说，你是人头儿，自有公道，你说了算！

山儿上大学去了。二奎叔的大嫂指点着二奎叔骂，“咱爹咱娘死得早，俺和你大哥把你拉扯成人，还送你当兵，不然你咋能当上人头儿……”

夜里，二奎叔跪在大哥大嫂面前，说，“俺这人头儿是当给大伙儿的，不是咱家的。俺要是推荐了咱家的辉儿，大伙儿就会说俺办事不公道，俺这人头儿还咋当！”

几年后，山儿从省城回到了俺村，当了村小学的“孩子王”，培养了上百名品学兼优的娃娃。

后来，二奎叔不再担任大队长，可还是人头儿……

逢年过节，二奎叔准会请村小学的老师们吃饭，喝的是当老板的儿子孝敬他的好酒。二奎叔亮开了嗓门，“娃娃们的好前程、咱村的好光景，都指望你们这些教书先生，好酒好菜，你们最配吃、最配喝！”

这些年，俺村小学的操场、空调、电脑，还有老师的食堂、寝室及独立卫生间等，都是二奎叔向他的儿子争取的赞助。二奎叔就想着让老师留得下来、安得下心，把村里的娃娃教育好。

二十年前，村里推行移风易俗，喜事新办、丧事简办，乡亲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这年，二奎叔的爹谢世，村民理事会争取二奎叔的意见，二奎叔撂下话，大伙儿都瞅着俺，一切照新规矩办，没啥含糊的！

当即，侄子辉儿不从，也撂下话，俺几个小兄弟还都有几个闲钱，好烟好酒好菜顶格上，你那新规定忒寒酸，俺丢不起这个人！

瞅见二奎叔一瞪眼儿，辉儿继续撂下话，当年你送山儿上大学，跪在俺爹俺娘面前说过，你这人头儿是当给大伙儿的，不是咱家的。今儿的事儿是咱家的，你当不了家！

二奎叔依然大眼珠子瞪辉儿，硬是把想说的话噎了回去……

村民理事会放话，二奎叔被侄子辉儿弄得憋脖儿，恐怕咱村移风易俗的新规矩，这会儿要黄了！

是夜，万籁俱静，就像四十多年前，二奎叔跪在大哥大嫂面前，声泪俱下，辉儿要是敢违背新规矩，俺就跪死在你俩跟前……

次日，辉儿服帖了，对二奎叔说，你这个人头儿算是当到家了！

葬礼上，没有响器、纸活，孝子佩黑箍，亲朋戴白花，集体行鞠躬礼；远路的亲戚管饭，一人一碗烩菜，馍不限量，不供烟酒；不收份子钱，故人骨灰放公墓……

就这样，“一村新风”延续了下来……

前几天，我回老家，顶头碰见二奎叔，听他说了一些承办民事的新想法。已是风烛残年的二奎叔，还是人头儿，只不过身边有辉儿跑前跑后……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 荷风送香远

郭晓兰

南湖荷花开，荷风送香来。南湖的风把荷花开的消息一朵一朵地捎来，我便再也坐不住了。不管天气如何炎热，抓了一把伞，夺门而去。

持续高温的天气，一路行人稀少，明晃晃太阳下的一切，尽显惫懒蔫乏之态，只有高杨垂柳深处的蝉鸣滴着几分绿意，把夏日的纹理拉得愈加有声有色。到了南湖，眼前变得辽阔起来，荷花开得疏影亭亭，开得碧波盈盈，开得暗香浮动。南湖水轻轻荡漾，像大地摇篮里熟睡的婴儿一样安静。阳光麦穗般发出金灿灿的光芒，斜斜披挂在南湖上空，有不知名的水鸟不时闪过，它定然熟悉这里的每一滴湖水，每一道波纹，每一朵荷花，每一片荷叶，甚至远处水边摇曳的每一根水草。掠过南湖的夏风，带着几分碧绿，几分净红，几分馨香，一丝清凉，似从深情的唐诗宋词中缓缓吹来。

荷风送香远，荷花在阳光炽热的注目下，愈加娇艳。滤过花朵的光线，使这一刻的日月更加豪情万丈，气壮山河。有少年在湖亭间竹笛横吹，曲调不断变换，仔细听来，是“花鼓调”与“小羊羔”，乐曲简单而好听。笛声悠扬，虽不太流畅，但一位少年的热爱滴落在一片荷绿莲红上面，声音也便如“美了颜”“开了挂”，让人听来感觉生命似一泓清泉在欢喜地奔流辗转，叮咚如歌，快乐如舞。借由一管竹笛，少年青春飞扬，而有了吹笛少年的南湖，更多了一份朝气，一份情致，一份韵味，一份唯美的诗情与画意。

想起另一位十五岁的少年。他在丧父、丧姐、丧弟的悲伤里，与母亲一起千里投亲，寄居在舅舅家里。因为聪慧仁孝，深得舅父爱怜，又因为酷爱白莲，他的舅父便在自家宅前构亭植莲，这个少年从此开始了对着莲花参经悟道的读书生涯。这一读，就是六个秋冬春夏。想必，是莲花，或是经书，更或是对着莲花的经书，抚平了少年悲痛难抑的皱褶，治愈了少年寄人篱下的惆怅。风雨人生，冷暖自渡，悲苦自渡。

后来的后来，这位少年于一次宴会上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一篇一百一十九字的散文《爱莲说》，不经意的一次游玩聚会，成就了这篇名传后世的天下无双之作。此时的少年，已是四十七岁，近知天命之年。不知落笔生花之际，他是否想起青春年少时曾经面对的那一片荷花，与面对那一片荷花的日日夜夜里曾经的难以驱赶的痛苦与挣扎。我想，如果五柳先生对傲骨天成的菊花，是一种明目张胆的偏爱，和靖先生对清奇香逸的梅花，是一种情有独钟的绝恋，那么，濂溪先生对坚贞清正的荷花，则是一种正大光明的救赎，对自己灵魂与精神的救赎。“香远溢清，亭亭净植”，他的荷与他的人一样，光风霁月，成为一个照彻大千与微尘的永不磨灭的文化符号。

不知何时，吹笛的少年已然离去，热闹在耳边的，只有湖岸边高柳上不住嘶鸣的蝉声。在一把遮阳伞围拢的寂静里，世界仿佛空了一般，有一种高古的禅意。卞之琳诗曾有诗句：我在散步中感谢/襟眼是有用的/因为是空的/因为可以簪一朵水花/我在簪花中恍然……在簪花中恍然，恍然间不再是灵魂与骨头的忧伤与疼痛，而是存在美好的诗与远方，纯净，清冽，彻悟，无嗔，无怨，无忧。

若是到了晚间，柳边白月与湖心明月两相皎洁，荷花花瓣轻轻合拢，于深深的暗夜默默祈祷芸芸众生福慧双增，安乐康宁。灯火阑珊处，有人捧书夜读，也许一个恍然，便冽香阵阵，一团月色忽然坠落，披挂全身。

“簪一朵水花，我在簪花中恍然”轻轻咀嚼着耐人寻味的诗句，唤着荷花的名字，与自己一起向深夏更深处走去。